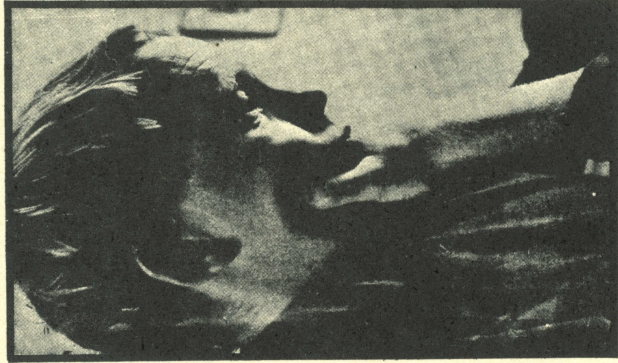


B.杏林繆斯——

現代詩與

醫學人文的探討

林野



拇指指山多雨，入冬總是細雨紛飛，景色迷濛，然而許多詩的種籽却由這出發，隨着雨季的濯洗，蔚然成爲北醫文壇一片青青的草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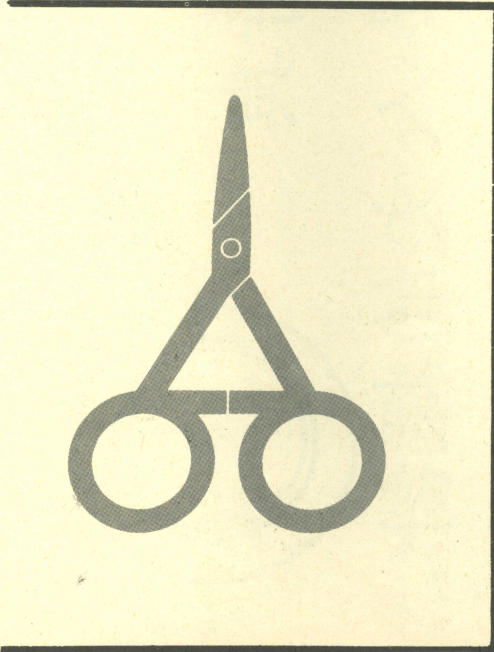
吳興街的繁榮日趨生生不息，而六張犁公墓碑碣下的陰冷，却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尤其一個醫學院學生，日日面對生與死問題的拮抗和執拗，內心的搖動，無比激烈，因而將對生命的感悟投注於詩的創作，將對人間疾苦的憐憫轉化爲文學的題材，一逕是北醫文藝繼往開來的主流。

回溯北極星詩社歷年來的創作趨向，臨床實習見聞的側面中介，偶有見及，遺憾的在以往有關的作品之中，真正能使醫學本質和現代詩精神作適當結合，實在是鳳毛麟角，爲數不多，此點可能直接關係於作者本身語言凝鍊能力的不夠，察微知著的敏銳度缺乏，以致未能深入剖示刻劃，而侷限於初次震慄於生與死的矛盾，僅作表面的陳述，良爲惋惜。

既然北醫是一所研習救人之術的學院，在活死人肉白骨偉大使命的驅策下，對生命的冷靜觀察，對物象的清醒覺悟，應該是得天獨厚的，若能在對醫學人文的圓融貫通之暇，從事現代詩的心靈工作，不啻可以孕育不同凡響的文學作品，亦能在現代詩壇獨樹一幟地展示一種迥然的風格，似乎是值得提倡和共同期許的。

崇溪（江原正，63 學年社長）曾經在北極星 12 期的「現代詩與醫學」一文中，提及歷年來校內作品少有醫學的氣氛，是以一度鼓吹取材於醫學，勿失醫學生本色。12 期中的作品，如「Ascites」（腹水）和「白血病患





」，即可謂當時拋磚引玉的嘗試，姑且不論成就如何，之後，北極星詩社也的確確寫出了不少別具醫學色彩，而且相當成功的作品，這個新契機的出現，以及從此形成氣候，無疑要歸功於崇溪當年的苦心。以下本文所欲探討者，乃針對後期幾位特出的社員，以及他們的代表作品，作一次較詳盡的回顧，並且從各種欣賞的角度，闡明現代詩與醫學精神的溝通。

首先要檢視討論的，是崇溪的五篇作品，次序之如此安排，在於某些清晰的腳印從他那裏出發，再者，他在這方面題材的擷取，詩質的掌握，皆日趨上乘。不過他最初的“Ascites”，在表現技巧上仍停留在知識性的晦澀，雖然他在文末附註了“Ascites”的譯義——腹水，却不能拯救此詩不為讀者接受的危機，除非是醫學院的學生，否則很難去聯想到作者在寫些什麼，譬如一扇原是導引人登堂入室的大門，讀者方興懣懣勃勃欲窺其堂奧，却冷冷地被這個生澀的醫學名辭所峻拒門外，不得欣賞途徑。

這首詩大意是記敘他在中興醫院小兒科實習時，所目睹一個罹患腹水的嬰孩的，夭亡經過，詩中第三段有些句子的前後呼應，是值得商榷的，例如：

毋庸耗費整個下午與上帝激辯存在主義  
且賜開貝多芬的皇帝

與歐納西斯的油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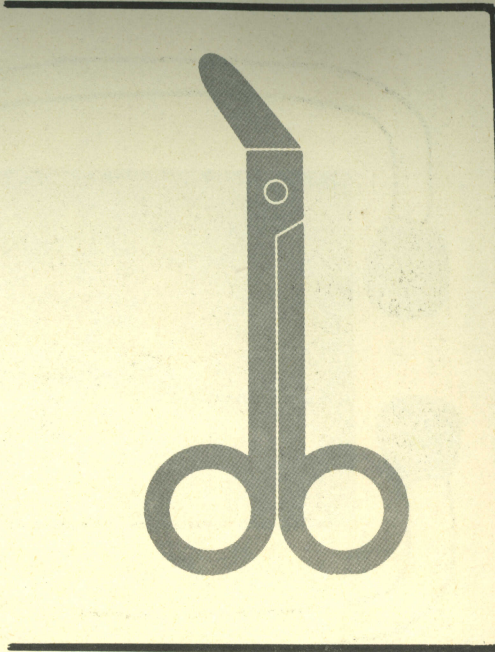
你儘可用狼吞晚餐來證實不思想的愉快  
短的四行之中，專有名詞的一再引用，竟連續出現三處之多，質言之，這些句子能夠有所提示的，亦僅首末

兩行而已，大致是描寫懵懂無知的小生命，除了本能的攝食外，絲毫不知死亡之即將來臨。其中「皇帝」一辭，崇溪曾加以註明係取義貝多芬的第五號鋼琴協奏曲“Emperor”，但如何與下一句的「歐納西斯」和「油輪」連成一氣，令人難以尋思。隱喻的可視度過於晦黯，往往構成詩中的贅疣，如果將此兩句割愛，不僅可以簡化讀者的思索，亦無損詩質。

或許渾然未覺  
掌中握著句點  
將精巧的嵌在那一扇門前  
五百里的悲涼裏  
或許你渾然未覺  
掌中握著的門環  
無聲無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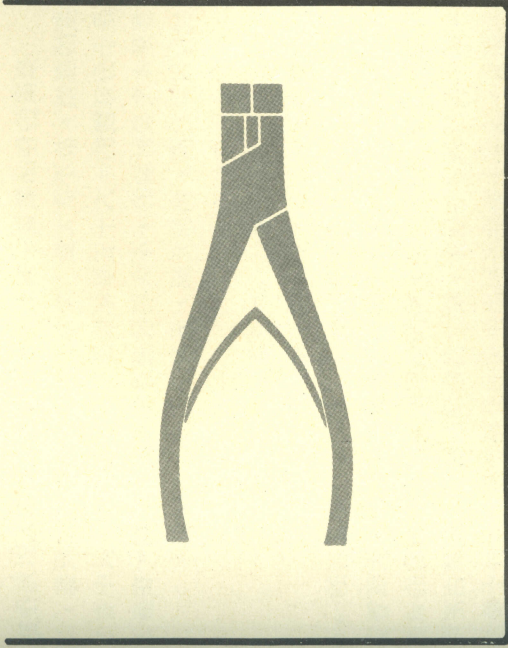
竟自己敲打銅鑼般的那一扇門

另一首同時期的作品「白血病患」，是崇溪於仁愛醫院內科的實習心得，這首詩的本質，亦不外乎是對死亡的感傷，但較之“Ascites”，文字佈局却明朗得多。效僅列記第二段，作為抽樣性的介紹，文中可見「句點」、「門環」的轉借運用，可圈可點，以及將人世與冥界的隔閡，用實體感覺的門去說明，並賦予那種對死亡不能征服，身不由己的悲涼，可謂意象明確。唯一的缺憾，全詩的氣氛似乎略嫌稀薄，可能是旁觀的位置持久而固定，未能將主客關係暫且轉移對調，以致敘述的口吻較多。根據寫作的日期，此詩應在“Ascites”之後，隱約的進步，不難





的攝  
年，崇  
Em-  
論」連  
往往構  
讀者的



從手衝室走出  
從醫院歸來  
從病人眼眶上的一滴水漫步到西門町紛雜的燈海  
足跡

總排成一種玄學的符號

醫院裏忙不迭的臨床工作，精力的付出和愛心的奉獻，很容易被都市的繁榮奢靡，社會的價值觀念所否定。於是週而復始的忙碌生活，許多曾經充滿着救人熱忱的愛心，逐漸地疲倦了。

復活節的晚上，當復活已經中止

脊椎骨的功能乃被懷疑

二十幾塊骨頭如何撐得起一千個以上的春天與希望  
一千五百公克的腦細胞容得下多少可以施與的愛

既然有生，何必有死？醫師和一般人相同，終究不能免除生命最後的凋落，況且醫院裏日日所接觸的，經常是生老病死的悲劇，因此死亡的陰影，無形中促成了對生命的積極性和不朽性的強烈懷疑。

夜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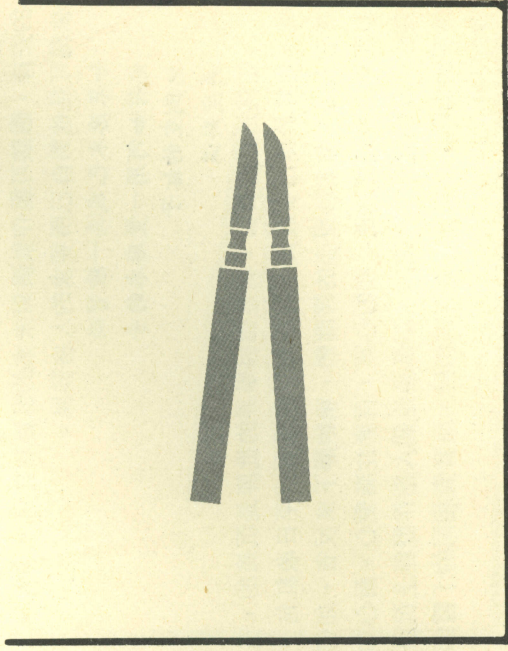
倒一杯威士忌

淹沒那個希伯克拉底或史懷哲

眯着眼吐一口煙圈

就可以仰泳其上

物質的享受，漸漸麻醉了那種虛無的感覺，浮淺的歡樂，輕易滿足了本能的慾求，甚至連最初對醫學精神象徵人物的崇敬和私淑，亦日趨式微，從此，開業行醫變成攻



見及崇溪在文字語言上的努力，是始終不輟的。

65年暑假，我開始北極星13期的編輯工作，却意外地收到崇溪的長詩「天問」，那陣子他幾乎停筆了一年的光景，然而當我一口气讀完了他的新作，內心感佩之情從未有之。大體說一首以醫學為背景的現代詩，經過千錘百鍊的完成，不僅可為醫學生所讀懂，甚且要求能為一般讀者所領會欣賞，以往知識上既有的晦澀，崇溪顯然作了不少迂繞和超越，尤其文字語言上衍生轉化，已壓縮成一種密度極高的質點，當投射在讀者的心靈，發出的迴響是絕大的。

像一推猶未成形的輻紐織

他被消毒水，呻吟以及血雕塑成一尊

慈眉低垂

早庭奔張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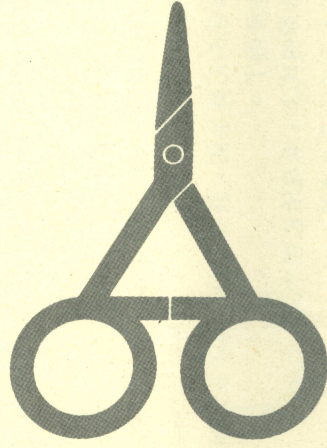
善

崇溪以第三人稱處理了全詩的發展，但在詩的開頭，却先出現一段短短的引言：

「杯子思索著：如何把一個倒空的杯子再度斟滿。」

在這裏的「杯子」，應該是作者本身的反顧和自省，因此詩中的「他」，不過是作者替代的化身，也就是崇溪主動的介入，在其他人的生活影像中，先經歷那些未來的經驗，預期一個或然的結果。像在首段他所寫的，誠然，基礎醫學在於啓蒙一個醫學生的愛心，作為將來救人濟世的修養，這是崇溪所能肯定，關於任何一個醫師自覺偉大神聖的最初。





致爲利，商業的另一種形態，生命的價值便取決於醫藥費和診斷金的支付，脫下醫師的白衣服，他大可沾沾自喜地點數門診的收益，愜意地陶醉在金錢的一次豐收。

當摧動脈搏的不再是心

我便能看見一顆太陽從他眼瞳中走出  
開始流浪

我也無法再從那瞳裏深邃的井  
汲取清泉

最後，能夠帶動他生活齒輪的，不再是滿腔的慈愛和高尚的理想，而是那種唯利是圖的心術，以及無盡的慾望。他的脖子不再泛起仁慈的光輝，取而代之的，有如市儈狡黠勢利的眼色，醫德的蕩然無存，哀莫大於此。這一段的安插，應該可視作崇溪對未來的惕勵和自勉，字裏行間依稀可見他對自己所要求的人格發展。

如果麻木已成爲一種習尚  
他將如何用一雙麻木的手  
把倒空的杯子  
再度斟滿

崇溪透過這首詩，對整個醫學界的批評是沉痛的，至此，他終於提出了最真摯的呼籲，建議那些平日收紅包，草菅人命、濫索診療金的醫師們，稍稍靜下來反省，如何將那類已被現實掏洗一空的心靈，再度注滿愛心、耐心和良心。我想這首「天問」，不祇是他個人創作歷程上沉重鮮明的腳印，甚至是一篇形式相異，而實質相同的「醫師誓言」。

崇溪的作品數量一向不多，這可能是他本人對寫作態度的謹慎，故不欲大量「傾售」，但質的緻密和癡鍊，却是十分可觀的。六十五學年他僅完成三篇作品，其中有兩首是本文要討論的，不久將發表於北極星 14 期。在讀者拭目以待之際，稍加介紹，或有助於來日的鑑賞。

象床匯成的汪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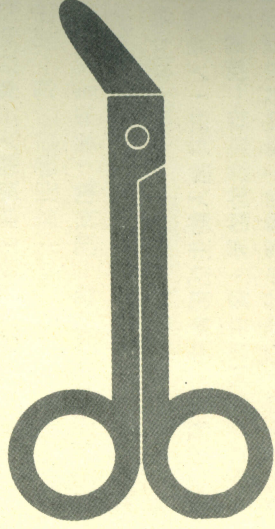
禱詞必然是僅存的一根莖草  
即今緊握又如何能旋開年輪

「碑石三面」是記敘一個年方十歲的肝癌患者的case，共分成三個片段，以上的句子摘錄自第二段，大致着重於當診斷確定爲肝癌後，整間病室所瀰漫淒苦無助的氣氛。詩中將排列着的病床，喻之爲浩瀚的海洋，此種白茫茫的感覺，適可生動地表現出生命的孤絕無援，此外「禱詞」與「莖草」的聯繫成爲徒然的意味，亦相當準確，事實上無濟於事的祈禱，並無能爲力挽救生命的即將滅頂。

然後你交出自己的體溫

當象床一陣痠瘳之後  
紛紛繳出中年或老年  
你默默遞來自己的  
童稚

末段是對死亡的側面採訪，崇溪並未過於將視綫固定在主體，相反地其他事情的發生，他亦不曾忽略過，像第二句的存在，即是一種陪襯烘托手法的巧妙，他把「象床的痠瘳」之意象，去刻劃同一病房中的其他病患，當時目睹死神造訪的震慄和反應。當然，短短的十年，便是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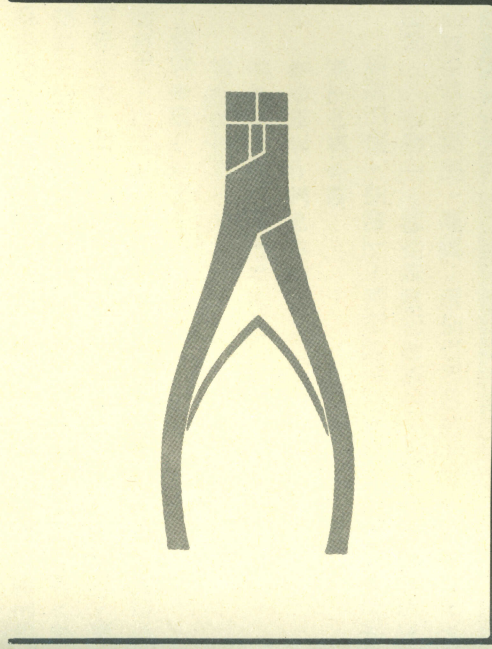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態  
東，却  
有兩  
讀者

Ucase  
着重  
氣氛  
茫茫  
禱詞  
事實

固定  
像第  
衆床  
時目  
是匆



匆的一生，死者所交還的不止是衰弱的童年，乃至於空白陌生的中年或老年，這種惋惜和歎歎，却又是莫可奈何的。

今年五月底的「繆斯夜宴」燭光朗誦會上，我再次感動於崇溪那首徘徊不已的「背影」，有感於他寫作的才華，我撰文語述的心情，亦是無比的興奮。這首作品可以說，是我醞釀了很久的佳構，去年暑假，他本答應除了「天間」，將再賜一稿，後因故作罷，如同他的後記所載：「於空總X光科見習，得睹蔣桂琴當年X光片，一時思潮澎湃，雖思爲文迫念，然欲下筆却覺無詞以誌，事隔半年，因緣方得補記。」如果當時我索稿甚急，很可能因「早產」，而看不到如今的面貌。

我膨脹的瞳孔在X光室內  
緊貼妳冰冷的片子

遂看到妳在六張犁舞動善變的黑神  
故事的開頭是這樣的，所謂背影祇不過是幾張冰冷的X光底片，崇溪與蔣桂琴女士素昧平生，然而他却從逝者的病歷，推想出她的生前生後，亦如同他於詩的首段引言所記：「一粒種子埋在土中將萌發無數種子，那麼，一朵早萎的花埋在六張犁一坯土下，你將期望她如何發芽？」一代名伶，竟傷逝爲六張犁山上的絕唱，這不僅是崇溪一個人的感喟而已！

六張犁山上  
贊美與嘆息只是一隻猴頂的蟋蟀  
土遁之後  
妳的望像迅速成爲一顆風化的岩石

和荒烟蔓草擺成盛宴後的杯盤  
蒸發着殘存的韻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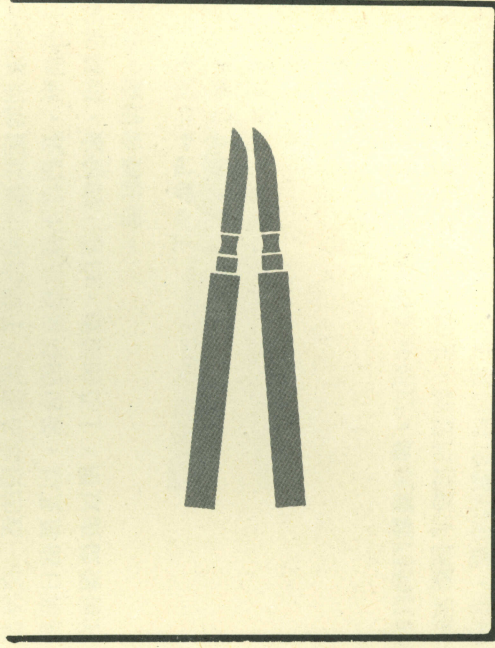
想起校園後面那些遙延的墓地，死亡就在那裏熏熏地，人們徒然的讚美和歎惋之後，逐漸在時光中被人遺忘，雖然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但千古賢愚貴賤，總不免此劫。這一段所傳出的淒涼感，極其稠密，較之陳勝崑那首「夜過六張犁遙念蔣桂琴」（北青 17 期），過而無不及，茲列學詩中與上文文意雷同的首段，互作比較：

坏土下  
埋着最美的笑容與最硬的脊椎  
六張犁的細菌  
遂瘋狂地分裂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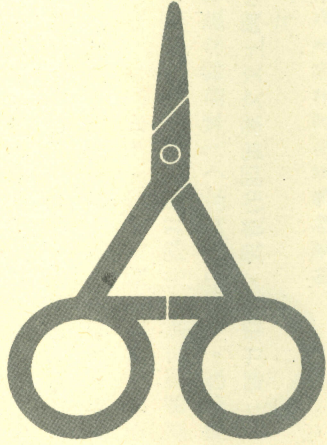
Macrophage 與 Lenkocyte

顯然，陳勝崑於作品中最致命的失敗，即是兩個醫學名詞赫然以原文出現，儘管「巨噬細胞」和「白血球」不過是司空見慣的兩個單字，但無形中縮減了欣賞的對象，此首詩在當時算是不壞的作品，但畢竟不及四年後這首「背影」的規模和氣勢，讀者的眼光應該是雪亮的。

從股骨一塊不尋常的黑點  
墳塋靜靜長大  
忍不住喧嘩的細胞  
猶在爭執誰是同黨誰是異端時  
死亡  
輕輕扣着你的骨骼格格發笑







以詩人的口吻，陳述一個骨癌患者的病歷，是極其生動，而不落俗套的。凡稍稍有醫學常識的人，應該可以讀懂那種癌細胞在體內蔓延的過程，以及隨着病情的惡化，死亡旋踵間來臨的緊張懾人。

一九七一，你的大腿是焦點

一九七二，你的胸部成為主題

直到一朵朵白花在你的肺裏放肆的開

咳嗽與呼吸困難成為另一種習慣

我遂確信

抹去胭脂

蒼白與瘦削就是這年春天你開的花

短短的一年，癌細胞瘋狂地自左腿擴展到胸部，所有癌症末期的症狀都相繼出現了。崇溪在本段的逐一交待都十分清晰，我們實不難推想當時的情景，以及那個日漸羸弱的軀體，未句的「蒼白、瘦削的花」，用以表微彌留的青春，顯得恰到好處。

否則你如何能嚥下

手術刀平過身軀的痛楚

且啖使鮮血嘩然站起

凝成一隻

義肢

蔣桂琴，曾是一個能夠正視死亡，與病魔戰鬥到底的勇者，也就憑着這種堅強的意志，她毅然接受了鋸斷左腿的殘酷手術，裝上了義肢，甚至攜帶着國劇的臉譜，在國

藝中心唱演完最後一場「白玉樓」。在「背影」情節上的處理，崇溪並未忽略了這點，尤其當蔣桂琴香消玉殞六年後的今日，能夠記想起這段社會新聞的人，並不太多，無論如何，崇溪筆下的蔣桂琴，仍是栩栩如生，似乎這也是一個從事醫學者的人道精神。

循着病房的長廊

我尋訪你輪椅輾過的軌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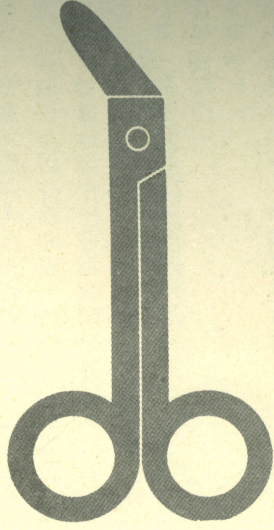
曾否因著心靈的份量

留下兩道車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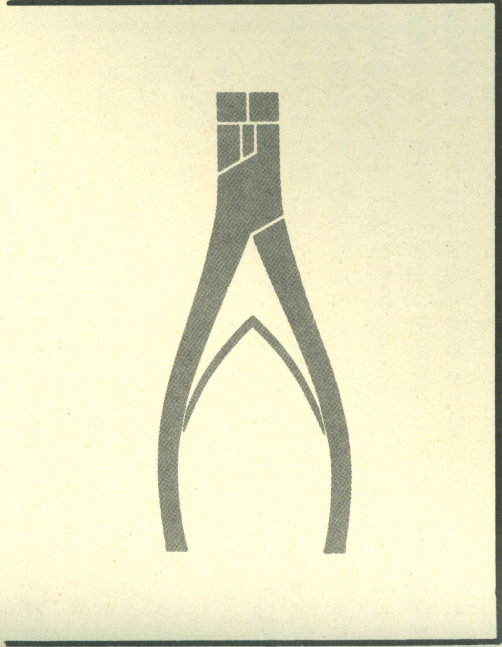
逝者已矣，空留下一些悵惘而已。像一部追憶類型的電影，「背影」一詩在鏡頭的剪接上，有很成功的效果，尤其在詩的結尾，跳過一段空白的時光，以一個與劇中人毫無關連的陌生人心情，去完成那種劇終時的迴腸蕩氣。雖然在醫院照撰的長廊，仍可見那麼多穿梭而過的輪椅，但一個曾經確然存在過的生命，是否已在時空中留下不滅的軀痕？值得費思和推敲，不由興起讀者心中一個問號：“Where are you?”。

值此，不很誇張的說，「天問」和「背影」這兩首作品，將是「北極星」短短幾年之內，不可復見的奇葩，寫詩固然要憑恃才氣，但個人的思維深度尤其重要，崇溪為人深思寡言，正好促成他作品的特色。彌近，和他通過一次信，得悉他在國泰醫院過着忙碌而充實的生活，創作的道路漫長而遙遠，祇要他詩心不渝，將來行醫救人之餘，不難成爲一個仁心仁術的傑出詩人。

孩子







剛一選擇世界

就被宣判繫身於方方的那玻璃

這首發表於笠詩雙月刊 71 期的「早產兒」，是我社長任內，瞞着舒笛（62 學年詩社社長）偷偷寄到校外的。一首很耐人尋味的作品，而我所認識的舒笛，可謂繆斯的「早產兒」，據稱他唸初中的時候即開始寫詩，在報紙上陸續發表，曾幾何時，踏進北醫之後，即停止向外投稿，倒是在「北極星」揮灑過幾篇傳誦一時的大手筆，如 13 期的「古意的情詩」，和即將發表於 14 期的「西部快意」。

「早產兒」是他在中興醫院小兒科實習時的所見，他的風格素來兼容統約和明朗的優點，但韻味十足，絕非泛泛之作。詩的開始，有一段引號涵括的文字：「你的早到，是一項不可逆的錯誤程式」，正好諷刺了造物者的一次無意的失誤，試想一個迫不及待誕生的小生命，呱呱墜地，即被送往護理完善的早產兒室裏，必須暫時接受哺育和看護，以維持羸弱的體質，而隔着透明的玻璃，瞧見那些蠕動着的袖珍嬰兒，內心憐愛之情，難免要構成詩的騷動。

想念母親體內溫暖的海洋

在一次失誤的潮中

你是提前上岸裸身的小水手

固定成不能翻身與搖槳的姿態

第二段對孕婦意外的早產，有很生動、突出的描敘，詩中的辭彙，如「海洋」、「潮」、「水手」、「搖槳」

，都是讀者很熟悉的字眼，然後組織安置成一幅渾然的意象，而絲毫不見晦澀，大概是這些意象的相互關聯，銜接之處不著痕跡，從這點可說明舒笛對語言駕馭的純熟。

母親

不是那位戴白帽掛口罩穿白袍子的女人

然而母親

可是那位時常在傍晚和一位男人同來的女人麼

隔着玻璃用那種溫慈眼光看

用那種醉人的微笑睜

天下父母心無不憐愛自己骨肉的，這種與生俱有的感情打懷胎之日起，便存在於孕婦的心中，雖然嬰兒因早產必須暫時母子乖隔，但那種憐惜牽掛的親情，總又放心不下，因此經常情不自禁地和自己的丈夫，來到醫院的早產兒室，可望而不可及地探視它，是否又茁長強壯了幾許？舒笛敏銳地觀察到這類慈愛的心，揣摩嬰兒懵懂的心態，以一種童稚的口吻，淋漓地呈現一幅祥和親切的圖畫。惟惜他於這方面的作品並不多產，否則應該有更令人叫絕的「心得報告」，以饗讀者。

他一直就懷疑小時候父親就剷除了他的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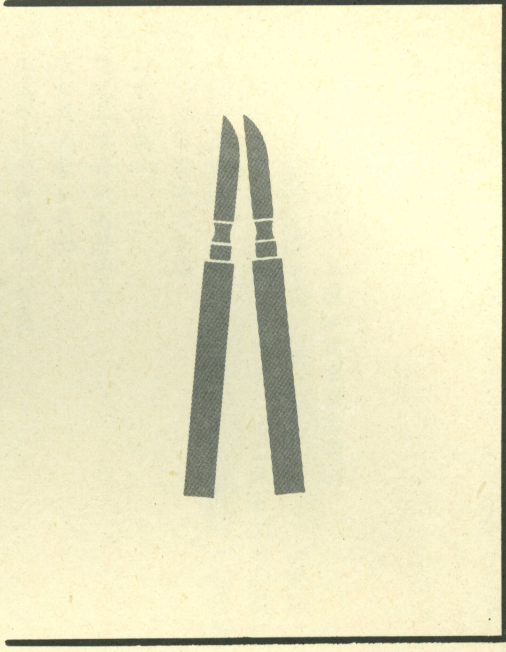
腺以便將來可以拿他身上的一塊組織移植到自

己身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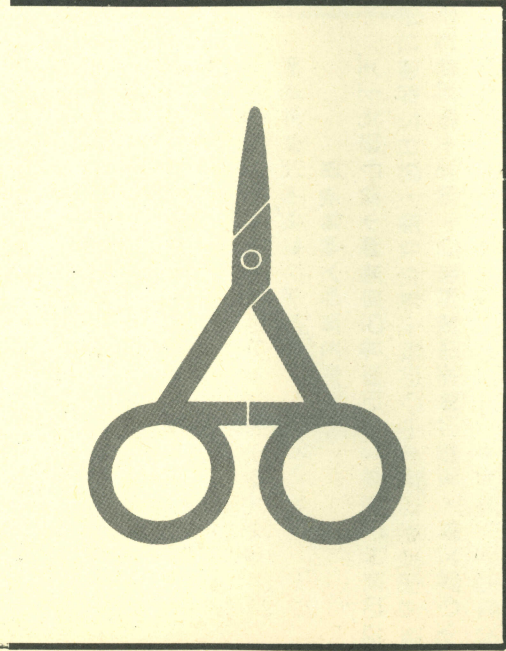
而看情形自動免疫的現象還是進行著

他不知是保護自己還是摧殘自己

事隔多時，當我再次審顧南方雁（劉英山，62、64 學年副社長）這篇發表於北青 21 期的「血癌」，仍然感







覺十分迷惘。這首詩恰如題目中的「癌」字，過多的涉及醫學範疇的文字，造成整篇作品的「病理」原因，甚至幾乎將所有詩質破壞無遺。就詩中第五段而論，若非唸過生理學，且具有「在嬰兒時期，若割除胸腺，將缺乏細胞性的免疫，對移植組織不會排斥以及不發生遲緩性過敏反應」之類的專門知識，否則根本不為讀者接受。此外這篇作品的文字結構，尚嫌稀鬆而擬似散文化，給予人的印象，不甚像詩，反而有點像是一頁教科書上的說理文字。嚴格說來，早期南方雁作品的形態是平面式的，缺乏一種逼真的立體感，尤其過度的明朗，無形中犧牲了詩專有的神秘和曖昧，繼而，再檢視他同時期發表於「笠」詩刊的另一首作品：

自從失去生命的那一天起

死亡就是唯一姿態

福馬林並未使他們不朽

只是延緩了

加入宇宙循環的軌道

這首「解剖室」是他的解剖偶感，明顯可見，他的風格仍停留在「血癌」的階段，祇是文字的運用上，已較簡潔，然而濃度仍然不夠，以致回味起來，也就十分平淡。

生命化為一股在天地間穿梭而過的能量

所剩下的

就是26字母

成群地癱在那裏

末段是比較滿意的部份，宇宙間的生滅消長，也就這

麼一回事。他用26個字母替入某個人的姓氏，然後轉化為某些生命的個體，似乎也漸漸領悟出詩質的掌握。

看到你 看到你把我醫生樣注視  
而你除了任葡萄糖在你血管中走過  
再也揮不動一個手勢  
再也戴不起一句話語

64學年是南方雁從事詩創作以來，很輝煌的一段記憶，他的作品經常出現在「笠詩」和「草根」，很受笠詩刊主編詩人趙天儀的欣賞。以我個人的分析，他的風格並未作急遽的轉變，祇是語言的斟酌，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全面的改善，結果他一向平凡無奇的用字習慣，漸漸駕輕就熟地出現了不平凡的色彩，將原來的缺點扭轉過來，遂成為自己特有的優點，這一點是十分可喜的。「實習」一詩原載於草根11期，首段所節錄的四句，仍然是很尋常的句子，但經過仔細的閱讀，將發現到文字的率真，不扭捏做作，無形中達到準確的傳真。譬如首句的「醫生樣注視」，恰是不偏不倚的描述，若非要咬文嚼字不可，將失之中肯。下面將繼續剖視南方雁的另一些句子，以及討論他對口語化詩的操作技巧：

星期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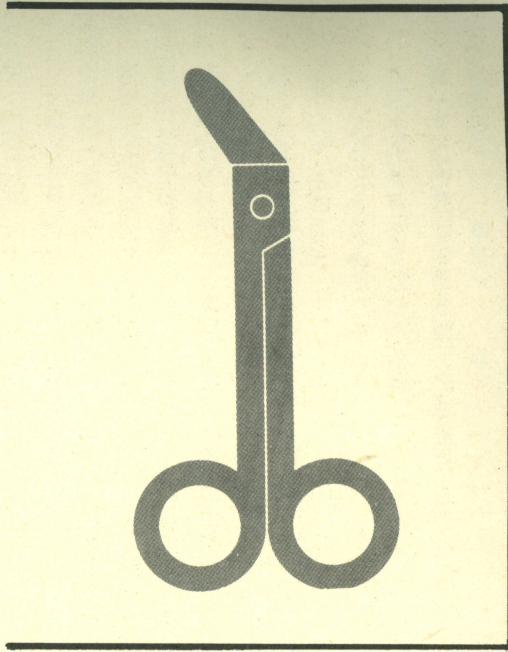
一群學生來看你

你訝異的表情——將我們細細打量

下個星期三

你的床位 又躺上另一個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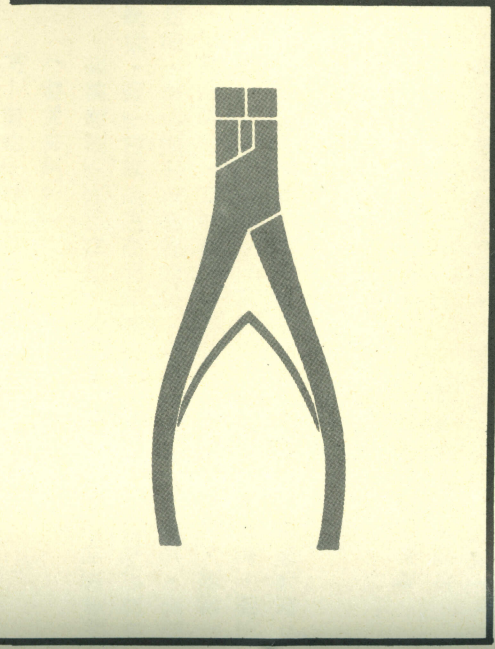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一段很精采，很不同凡響的結尾，平實的語法在





後轉化

一段記  
笠詩  
風格並  
有了全  
輕輕就  
遂成一  
詩  
常的  
扭捏  
注視  
失之  
論他



最後兩句到達了意想不到的高潮，極其生動地寫出醫院裏生死無常，冥冥作祟的悲劇，但反顧文字結構，却絲毫不驚人，因此之故，他的口語詩遂輕易地在這兩種詩刊脫穎而出。

而你依舊得審視自己的心跳

撫獨自己的脈搏

如像你 面對一個和你完全一樣的人類

在草根 11 期同時發表的另一篇作品「醫生」，大致是以一種存疑的口吻，去推想一個活人的醫師，如何勇於面對自己尚不能豁免的死亡。這首詩最成功的部份，在於第三段的四個反問句，南方雁所運用的是一種矛盾的語法，却強烈地道出了那種身不由己的悲哀與誤謬。

可否一枝樹 俯視自己的年輪

可否一口鐘 繫上自己的發條

可否一面鏡 面對另一面鏡

可否將自己 重疊上另一個自己

南方雁已停筆半年了，一個作者在疲累的心路歷程跋涉之後，往往會停滯在過渡性的靜止狀態，此一時期冷靜地作自我檢視，很可能是南方雁另一次長遠飛行的準備。「北極星」的詩風，由於吳興街詩人洛夫和大荒，相繼蒞校演講，故一度受到「創世紀」的餘風所及，然而南方雁却將省籍詩人特有的口語詩特色，傳入本社，與之交融一片，蔚為「北極星」百花爭放，多采多姿的風格。故我深望，他能靜極思動，再度復出，假繆斯之手，抒寫生活，歌吟人生。

再也聞不出愛情與血的  
那男子

躺成昨日與明日之間的一個問號  
不會哭泣的問號

本月上旬，我赴濟南路愛琴海餐廳，參加詩人羅門主持的咖啡座談，會中藍星詩刊主編向明先生，曾向我提及陳耀炳（65 學年社長）的「醫院手札」，這一輯三首發表於藍星新 5 號的作品，頗受他當時的欣賞。我個人認為並未言過其實，像手札之一，乃記敘一個因車禍昏迷了數月的病人，首段在毅然對前因的忽略之後，完全着重於後果的發揮，在相繼而來昨日與明日之間的一個不會哭泣的問號，很明顯地在失去知覺的昏迷狀態，未來祇是一個令人迷惘的問號而已。

媽媽的淚裏着繡帶

繡帶裹着石膏樣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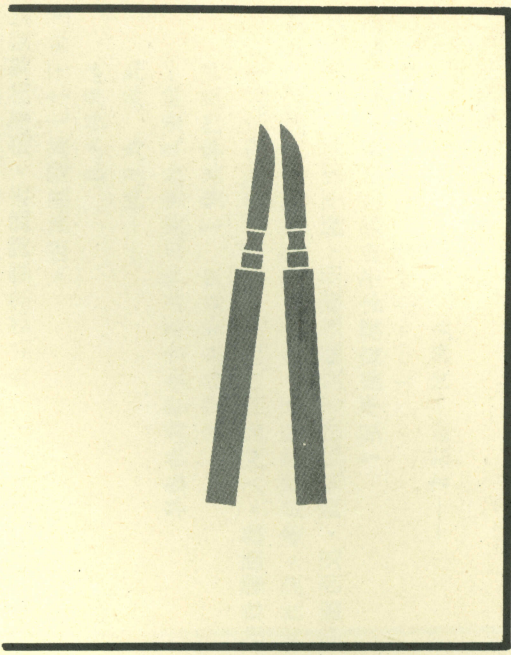
石膏裏的呢？

是突然不再纏綿的鄉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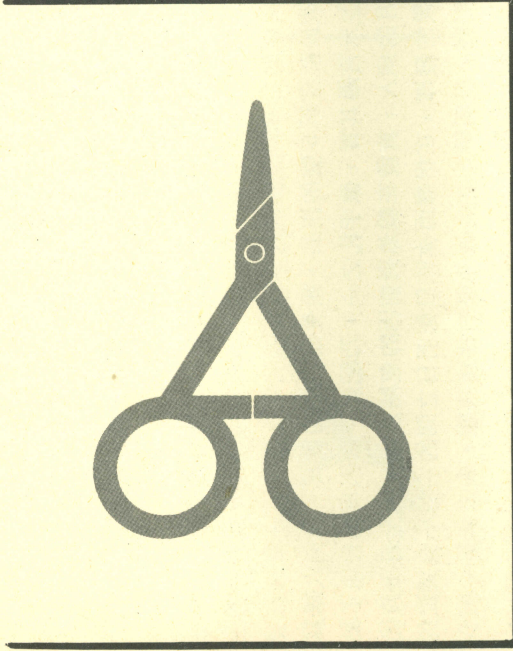
石膏、繡帶是醫院裏人人熟悉的東西，它們給令人的感覺，總是冰冷和不幸，裹着繡帶母親的淚，也許就是一種無法痊癒傷痛的心，然而僵硬的石膏下，覆蓋着的是一個行動不便的軀體，陳耀炳在未兩句中的問答，寫活了那個病患的模樣，亦如同他在第三段所寫的，一隻異鄉的候鳥，一件漂泊的意外，給予讀者莫大的同情。

想必 曾是媽媽擁有過最詩意的秘密

曾是 春天得不能更春天的孩子







把一個剩下影子的軀體腐朽了

(誰相信呢?)

這種參差不齊的排列，嚴格說起來，並無任何重要的意義，倒不如規規矩矩的併排來得實在些。陳耀炯的寫作曲線，常有起伏波動的現象，高者甚高而低者亦低，這篇「醫院手札」，以及接下來討論的「絕症、愛情、鄉愁」恰好都在曲線的高潮，可惜第三段的處理稍呈潦草，而不能盡善盡美，不過末段的構思，却又從波谷跳躍到波峯：

只有自己的古戰場 矗立成 床的模樣  
碑的模樣

什麼也沒有的模樣  
什麼也不是的模樣

這是個很不壞的結尾，主題在於「白色的聯想」，在偌大潔白的病室，從床聯想到碑、死亡、虛無和迷惘，這經常是一個醫師的日常見聞，而陳耀炯準確地攫住了這片浮動的意象。

自從歸鄉的脚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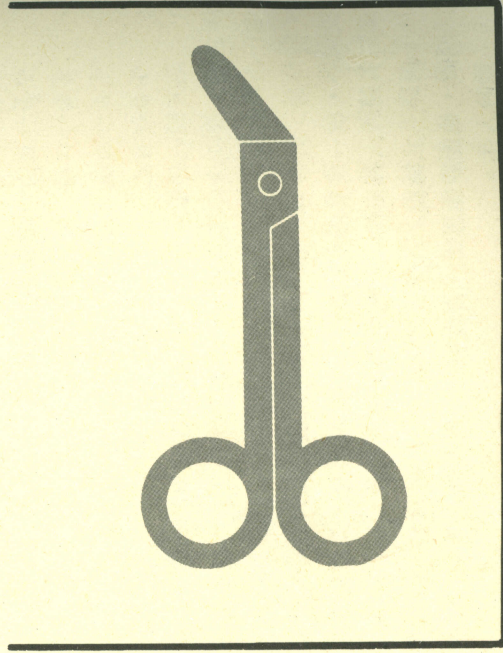
都隨著炮彈

拋錨在海峽深邃的浪裡

妹那古老底一吻

恆在我望鄉的眼裏洶湧著

誠然，如他在「絕症、愛情、鄉愁」言歸正傳之前，所標出的小引：「從前，他告別家鄉未婚的妻子，現在，他告別猶是未婚的自己」，故事一開頭，便是悽惻感人的，這兩行文字寫得很高明，有如電影的本事，有助於對劇



手札之二是記載一個被火燒傷的嬰兒，起頭僅僅兩句，即自成段落，顯得十分簡明有力，尤其以「最詩意的秘密」去述說懷孕時的喜悅，既生動又俐落，春天原是一個令人喜歡的名詞，在此處轉用作形容詞，美化了一個可愛的小生命，可謂嫺熟地掌握住文字本身的微妙。

他乃成為

哭得最響的一紙病歷

或者是

媽媽最難過的一個細胞

這段對病人情況的交待很匆促，然而輕描淡寫之中，却不難察見母子之情，像最響的病歷喻之為灼傷的疼痛，最難過的細胞喻之為愛子的焦慮，皆屬可圈可點。末段又以同樣的手法，去說明垂危的生命，「冬天得不能更多天的孩子？」其嚴重可知。

知秋九月

偶然 我見到——

一個傲岸的靈魂正掙扎在古老傳說的邊緣

細胞們都兵變了 殘殺著他的明天

手札之三並沒有指明所寫的為何種病人，然而蕭殺的秋天，臨視某個瀕於凋萎的生命，不免感慨良多。這首詩大致說來，氛圍不弱，但過於講究字句的排列，反而顯得蕪雜凌亂，像第二段似乎有點哀氣不足？

(九月 十月 十一月……)

偶然 我聽到一個謠言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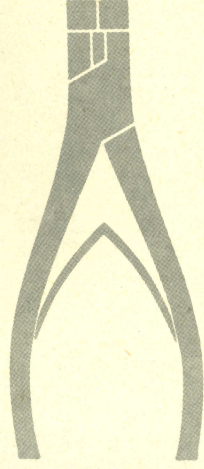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絕望的字眼



重要的寫作，這篇「鄉愁」，而不波峯：

樣樣」，在，這片

之前，現在，感人的，對於劇



我並不了解臂上如許多針眼的意義

因妳

因妳才是我身上唯一不能癒合的

傷口

儘管病者是一個經歷過大風大浪，不畏疾患的漢子，然而鐵血仍不免柔情，他所以終生不娶，無非是爲了信守誓言，一心一意等待反攻大陸，好與未婚妻團聚，然而不治之症，却剝奪了他朝夕盼望的心願，故事便如此悲傷地結束。其實像這種類似「愛的故事」電影的題材，俯拾皆是，不算是頂新鮮的事兒，然而在始亂終棄的愛情悲劇時有傳聞的今天，却是值得發抒爲詩的。陳耀炳這篇作品，無論在結構、文字、情節上幾乎已無懈可擊，堪稱難能可貴的佳作，對生命的關愛，對疾病的同情，應是一個以行醫爲終生事業的人，不可或缺的胸襟，寄望他能恆久以詩心和愛心自勉，於現代詩與醫學皆有可觀的成就。

醫學與現代詩的融會結合，將是「北極星」日後一脈相承的傳統，在校內文藝批評尙未蔚成風氣的此時，對詩社近年來重要作品的審顧和評析，一直是我心中強烈無比的願望。然而走馬看花，眼花撩亂，是否真能促進「北極星」的日後發展，作到去蕪存菁的節禮之作，尙不敢有所希冀，除了紀念與詩友們相處過的一段難忘時光外，亦祇希望在我畢業離校之前，對「北極星」的歷史略有交待，如此云爾。

情的了解。於是，鄉愁和愛情纏綿地糾結字裏行間，一個大陸來台，尙未成家的單身漢子，雖然心懷家鄉，而今却將要客死海島，悲哉，生離死別，讀者能不掬同情之淚？

我再也找不到

一封與我籍貫相同的雁書

妳的小名便輕輕地

輕輕地把我喚醒

在每一夜的日記裡散步

這種堅貞不渝的愛情，不隨歲月而消逝，彌久彌堅，值得歌頌和感佩，作者透過對絕症患者身世的了解，將這種悠長邈遠的情思，化作感人肺腑的詩句，令人捧讀之餘，不勝喟歎。其中「籍貫相同的雁書」喻指家鄉的音訊，十分動人，而思念的縈繞，如散步在日記中的絮語，同樣的生動真實。

我躺在一張沒有親戚味道的床上

只有藥味

只有含著藥味的月色來找我

找我聊一夜的心事

找我聊那不知道名稱的病

這段描寫一個單身男子臥病的心情，可謂傳真傳神，乏人照料的淒涼，用窗外孤獨的月色來表達，據說這個已故的病人，初時並不知已得癌症，曾經豪語病癒之後，將在希爾頓飯店請上一桌，以示慶祝，未料，作者竟撿拾了病人的幻滅。

而我未來的妻啊

66、9、29 夜於士林芝山岩

